

冰心奖
获奖作家
精品文库



王翔 周语 / 主编

旧照片里的橙子灯

Jiu Zhaopian Li De Chengzideng

江西美术出版社
全国百佳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旧照片里的橙子灯 / 王翔, 周语主编. -- 南昌: 江西美术出版社, 2018.4
(冰心奖获奖作家精品文库)

ISBN 978-7-5480-5854-0

I . ①旧… II . ①王… ②周… III . ①儿童小说-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②儿童小说-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 . ①I287.47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15617 号

出品人: 汤华

责任编辑: 刘滢 邹莎

责任印制: 汪剑菁

装帧设计: 韩庆熙

旧照片里的橙子灯

Jiu Zhaopian Li De Chengzideng

主 编 王翔 周语

出 版 江西美术出版社

邮 编 330025

电 话 0791-86566132

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9

I S B N 978-7-5480-5854-0

定 价 28.00 元

本书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, 未经出版者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、复制或节录本书的任何部分。

本书法律顾问: 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 晏辉律师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一只叫小信的狐狸 001

范小跑的煎饼馃子 009

呼日勒的自行车 020

乌珠穆沁的傍晚 035

姐姐笑笑 046

做你的长笛 063

旧照片里的橙子灯 079

可不可以不勇敢 097

天花板上的水 105

等你来揍我 115

邮递员邱云 127





一只叫小信的狐狸

吉葡乐

一场，又一场的风，天气迅速转凉，叶子在树枝上沙沙作响。不久，树枝光秃了，天也被吹得寥落了，季节转入深秋，变得更为寒凉了，走在街上，就不由自主地拱着肩，手也总不自觉地往衣袖里抽一抽，啊，冷啊！灰灰的街道，直直的冰冷，这样一心想逃避寒冷似的赶路，有时却也会因为一些暖和的香气，而作短暂的停留。那是现炒栗子发出的味道，令人感觉到丝丝的温暖。是啊，热乎乎的栗子，盛一纸包，捧回家去，坐在橙色的木椅上，和家人一起吃着，这样的时光多么缓慢，多么幸福啊。小信的妈妈一想到爱吃栗子的小信，就总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多拐一个弯，专门去买上一包热乎乎、香喷喷的现炒栗子。

炒的火候恰好，微微裂开的栗子，吃的时候很容易把壳给剥下来。把果仁塞进要流出口水的嘴巴，咂巴咂巴地嚼起来，越嚼越香甜。

“好吃吗，小信？”

“嗯，好香。”

暖暖的、甜甜的栗子，就是小信心里具体感觉到的幸福之一。





直到几年以后，小信还深刻地记得那个气候渐冷的时节和爸妈一起吃栗子的情形。那时候他们家，白色的餐桌围着三把橙色的木椅。一到吃饭的时候，爸妈都会不约而同地把好吃的饭菜夹到她碗里。她略微有些不安，但也总会在幸福包围的晕眩中，悄然地接受爸妈发自内心的爱意。

爸妈……他们如果真是自己的爸妈，该有多好啊！

曾经，她也真当自己就是他们的女儿了，也许是自己演技好，而妈妈也丝毫没有怀疑她的身份。说到演技，其实就是真的把自己当成他们的女儿，把他们真正地当作自己的亲生父母啊。有人疼爱有人关心，真好啊！可是，狐狸就是狐狸，即使能变成人类孩子的模样，却总会因为不知道吃错了什么食物而恢复了原形。那是多么尴尬的局面，记得当时妈妈推门进来，捧着一包栗子，说：“小信，妈妈又给你买栗子来了，热乎乎的糖炒栗子，快趁着热吃，好香哦！”

然而，就在妈妈的目光转向小信的时候，她却发出一声惊恐的尖叫。随之，装着栗子的纸袋从妈妈的手里掉落，栗子滚了一地。明明还穿着人类孩子的衣服，身体却变成了狐狸，小信自己也搞不明白哪里出了差错。看着脸色苍白、已经吓晕过去的妈妈，小信只有夺路而逃。

一切都结束了，这个自己住了一年零八天的家，小信知道再也不可能属于自己了。她拼命地逃跑，直至跑进小区喷泉旁边的灌木丛中，才远远地注视着楼上发亮的某个窗口。一扭头，她还看到归来的爸爸上了那幢楼，小信的心更紧张了，醒来的妈妈一定会给爸爸描绘看见自己变成狐狸的样子，然后爸爸会惊诧痛苦地睁大眼睛，



后悔自己当初太大意而引“狐”入室。

她是怎么变成小信的呢？

那一年，他们唯一的女儿小信病了，办了住院手续，在等待手术的日子，小信每天都会由妈妈陪着在医院的小树林里散步。紧挨着小树林的是一片花木，小信走到这里，意外地看见花木的间隙里，露出一只狐狸，洁白的狐狸，蹲在落叶上，它好像受伤了，像婴儿一样“嘤嘤”地叫着。

“你也病了吗？”

“嘤嘤……”

狐狸好像在哭。

小信走近蹲下来，伸出苍白瘦弱的小手抚摩着它。它左后腿受伤了，小信掏出一条手绢，在妈妈的帮助下，给它缠好。小狐狸站起来试了试，就跑了，跑到远处。医院那儿有个栅栏门，通向外面的一片更广阔的树林，小狐狸就在那儿停住，回望了一下。小信笑了笑，然后招了招手，那狐狸才转过身，迅速跑掉，彻底消失不见了。

后来，小信病得实在太厉害了，在重症监护室，没有上手术台就……

怎么告诉妻子这个消息呢？

当时，小信的爸爸既悲伤又担心，他担心妻子的身体和精神都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。

想到那么乖那么懂事的小信从此……小信的爸爸忍不住当着医生的面，流下了眼泪。他让医生配合他对妻子撒了谎，说小信手术成功，在重病监护室康复治疗中。可是这个谎言是很快就要被揭穿







的，小信的爸爸想，如果他的小信能突然活过来多好啊！

那是一个下午，小信的爸爸感到自己越发无助绝望，他在医院栅栏门外的小树林里徘徊着，思索着。他狠狠地抽着烟卷，实在想不出任何好的办法，却意外看到了小信，他揉了揉眼睛，以为是幻觉。

“小信……”

他柔声地呼唤。细看那不过是与自己女儿长得极其相像的一个女孩罢了。可是，他忍不住激动起来。

“你叫我？”

那个孩子说话了。

“啊，不，我在叫我女儿，我把你当成我女儿了。你们长得实在太像了。”

“你女儿？哦，她也叫小信吗？我也叫小信呀。”

“这么巧，真的太巧了，真好！”小信爸爸的内心倏地闪过一丝光亮，“那你爸妈……”

“我走丢了，我找不到爸妈了。”说到这里，这个也叫小信的女孩要哭了。

“别难过孩子，你愿不愿意暂时……”

小信爸爸此时一下激动起来，看着这个楚楚可怜的孩子，他也真心疼起来，说话也有点口吃了，像抓着一根救命稻草。好不容易他才把话说完整——

“你愿意暂时做我的孩子吗？我们帮你慢慢寻找自己的父母。”

“那……好……吧。”

这个也叫小信的孩子满怀着感激之情点了点头。





“不过，你要配合我……”

小信的爸爸声音低沉地叙述起自己女儿的事情，说妻子还不知道自己女儿去世的事，他想叫这个也叫小信的女孩先冒充自己的女儿。这个也叫小信的女孩，完全被眼前这个不幸的父亲深深地打动了，她表示很愿意临时充当他们的女儿。于是，小信的爸爸就讲了很多关于女儿的事，然后，还讲了他恳求医院帮助他一起骗过小信妈妈的事。

就这样，这个也叫小信的女孩，来到以前那个小信的家。只是小信记不得以前的很多事情了，爸爸总是打圆场说，孩子做手术时用过麻药，记忆出现暂时的减退是正常的。但是小信的爱好也似乎改了一些，以前的小信喜欢蓝色，现在的小信却似乎更喜欢粉色。又是爸爸打圆场说，喜欢什么颜色不可能一成不变，主要是跟心情有关吧。现在小信既活泼又开朗，穿上粉色小裙子，像一个可爱的小公主，妈妈看见这些，心里面荡漾着甜蜜，再也不纠结小信为什么不喜歡蓝色这个问题了。他们一家三口生活得非常幸福，这个也叫小信的女孩一直以为，这样的日子会永远继续着，自己也会逐渐长大，像一个真正的人类女孩，好好谈一场恋爱，然后出嫁，会生一个人类的宝宝。她甚至忘记了，自己曾是狐狸的过去，以为自己真的已经是他们未死去的女儿小信。

连爸爸几乎也这么以为了。

谁又能料到，自己突然会恢复狐狸的原形呢？

泪水从狐狸的眼睛里像小溪一样流淌出来。

爸妈一定很伤心吧，尤其是妈妈，她可是一直把自己当作她的



小信啊！爸爸虽然知道自己不是小信，却也想不到自己是狐狸吧。

妈妈一定被吓着了吧。

想到散落在地板上的栗子，狐狸的心也就七零八落起来。妈妈知道了真相会多么伤心，想到这个，不争气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，而心也一下一下疼起来。

伤心的狐狸，流泪的狐狸，更加不能变成小信的样子了。

好像那些魔法再也不能在身上奏效。

问题出在哪里她也不能想明白。

直到有一天，她碰见另一只上了年纪的狐狸，她才晓得，被揭穿身份的狐狸，要想再变回以前那个模样，除非被当场看见她的人原谅，她才有可能变回那时的样子……“这怎么可能呢？妈妈都快被吓死了，她再也不想看见我了吧。”狐狸悲伤地摇了摇头。

其实，做一只狐狸也没什么不好。只是，她仍然挥不掉那一年零八天的生活记忆，仍记着被人当作女儿时的宠溺之情。有爸妈的感觉真好啊，有人疼的感觉真好，只可惜自己从生下来记事起就是一个四处流浪的狐狸。

狐狸仍然生活在医院外的小树林里，天气越来越冷，树林里的落叶厚厚的，走在上面，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。整天待在树林里，虽然自由，却免不了孤独，尤其是夜晚，总感到阴森可怕。那只上了年纪的老狐狸有时会出现在这里，给她变一些魔法，不过，她却总不开心。这样一天一天打发着时光，记忆却永远停留在有爸爸妈妈疼爱的生活中，一晃几年的时光过去了。几年来，每到秋季，天气转凉的时刻，小狐狸就嗅到炒栗子的香气，一种思念就在心底不





能遏止地蔓延起来。

“唉！真是一个傻孩子哟！”老狐狸远远看见她的背影，就忍不住感叹。

直到有一天，叫小信的狐狸在小树林里听到了呼喊。

“小信——小信——”

依稀是爸爸的声音，小狐狸一阵激动，随之神情黯然，为自己变不成小信的样子感到悲痛。

“小信——小信——”

啊，是妈妈的声音，小信多么想立刻扑进妈妈的怀抱，享受她怀抱中的温暖，可是她现在是一只狐狸呀，想到曾把妈妈吓晕的情景，狐狸躲到一棵树后面。

“小信，我知道你是一只狐狸了，你出来吧。即使你是一只狐狸，我们也爱你。”

“什么……妈妈说，是只狐狸也爱我……妈妈真的这么说。”

狐狸的眼里闪着泪光，她又试了试，一下就变成了小信的样子。她从树的后面腼腆地出来。爸爸妈妈扑过来，一起抱住她。

“小信！”妈妈哭着说，“洗澡时我看到你腿上的伤痕，就怀疑过，后来，你跑掉了，我想念你时整理你的衣物，发现了以前给你包扎伤口的手绢。我什么都明白了，谢谢你小信，你还愿意跟我们一起吗？哪怕是你变成狐狸的样子，也跟我们一起好吗？”

小信狠劲地点着头。这一回，她跟在爸爸妈妈身后，踩着树林里的落叶，慢慢地向家走去，夕阳在树林里洒下薄薄一层曼妙的光辉……



范小跑的 煎饼馃子

何君华

范小跑抱定了一个信念：煎饼馃子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，肯定没有比这个更好吃的东西了，我敢打赌。

范小跑总是说我敢打赌，我敢打赌，实际上没人跟他打赌，他是在跟自己打赌。

昨天傍晚是上四年级的范小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煎饼馃子，从此他就武断地认定这必是世上最好吃的食物无疑了。那是他的生日，妈妈下班回来的时候把手藏在身后，神秘兮兮地对小跑说：“小跑，你猜猜我今天给你买了什么？”

小跑眨巴着大眼睛，兴奋地猜了好几遍，文具盒？不对。坦克？不对。超人？还是不对。妈妈笑盈盈地把手伸到小跑眼前说：“你看，这是什么？”

“哇，煎饼馃子！”小跑高兴地从妈妈手中接过煎饼馃子，把它捧在手心里，放在透过窗户的月光下仔细看了看，然后用舌头咂了咂嘴，吞了一口口水，没舍得吃。小跑以前只见同学王宇罗吃过，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也可以吃上煎饼馃子。妈妈把小跑拉到床边，



按亮床头灯（妈妈对小跑说，妈妈没回来做晚饭之前不要开灯，这样可以省电费。小跑点点头，记住了妈妈的话），摸着小跑圆嘟嘟的小脑袋说：“小跑，怎么不吃呢？小跑，今天是你的生日啊，妈妈祝你生日快乐。快吃吧，还是热的呢。”

“生日，哦，原来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怪不得会吃到煎饼果子呢。”小跑小心翼翼地剥开包着煎饼果子的塑料袋，煎饼果子果真还冒着热气呢。小跑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，生怕一不小心一口就吃完了。小跑心里想：要是李明风他们现在就站在我身边多好啊，他们一准会盯着我手里的煎饼果子目不转睛地看，喉咙里“咕咚咕咚”直吞口水。

这时妈妈已经起身去走廊里做饭。走廊里有一张破旧不堪的长条桌，妈妈把煤气罐搬到走廊里，又把煤气灶搬出来放在长条桌上，把炒勺拿出来放在煤气灶上。走廊里没有灯，妈妈就借着房间里微弱的灯光开始做饭。前一阵子附近有一户人家的煤气罐被偷，从那以后妈妈就再也不把煤气罐放在屋外了，每天都这样搬进搬出。

这是××市的城乡接合部，两年前小跑的妈妈带着他租住到了这里。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小跑再也没见过爸爸。小跑曾一脸疑惑地仰起头问妈妈爸爸去了哪里，妈妈浅浅地叹了一口气，把小跑搂在怀里说：“他去了很远的地方。”“那爸爸还会回来吗？”小跑接着问。“也许会回来，也许就不回来了。”妈妈说这话的时候不看小跑，妈妈看着远方。妈妈的回答不能令小跑满意，什么叫“也许会回来，也许就不回来了”？这不跟没回答一样吗？就跟我们的数学练习册上的判断题一样，要么画钩，要么画叉，怎么可以



既画钩又画叉呢？这是不对的。小跑于是仰起头。仰起头的小跑察觉妈妈的眼里有些雾气，于是就没张嘴。

不知不觉小跑已经把煎饼馃子吃了一大半了，小跑还是不甘心就这样风平浪静地把它吃完。小跑觉得有必要在小伙伴面前展示一下他吃煎饼馃子的过程，于是小跑把他还没吃完的那小半个煎饼馃子重新用塑料袋包起来，对妈妈说他去工业西桥找李明风他们玩。妈妈叮嘱他不要玩得太久，半小时后回来吃饭。小跑嘴上“嗯嗯”答应着，就出门向工业西桥走去，手里当然拿着那个他已经重新包好的煎饼馃子。小跑觉得吃煎饼馃子是一件既幸福又光荣的事情，怎么可以就这样马马虎虎结束呢？一定要在李明风他们面前展示一番才行。也许你会说，小跑完全可以明天告诉李明风，他昨天晚上过生日吃过煎饼馃子啊，用得着这样大老远跑一趟吗？可是你错了，只要他们没有亲眼看见小跑把煎饼馃子塞进嘴里，他们是绝不肯轻易相信他的，他们一定会认为小跑是在撒谎。

所以，小跑一定要亲自跑到李明风跟前展示一下。其实，李明风家也不远，他们家住在工业西桥北边，也是跟小跑家一模一样的长排平房中的一小间，距离小跑家也就是几百米的路程。小跑借着来往的车灯“呼哧呼哧”向李明风家跑去，像是有什么特别要紧的秘密要告诉他似的。小跑一路上气喘吁吁，等他跑到李明风家的时候，手里原本已经凉了的煎饼馃子又重新被他焐热了。小跑对着李明风家门口大喊：“李明风，李明风，你出来！”

不一会儿，李明风就端着饭碗慢悠悠地走出来了，嘴里似乎还吃着饭。“范小跑，这么晚了找我有何事？我正吃饭呢。”说着，



嘴里“吧嗒吧嗒”地响。

“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看我手里拿着什么，我敢打赌你没吃过。”

小跑得意扬扬地说。

“什么呀，什么东西我没吃过？”李明风走过来，不屑地说。

小跑迫不及待地剥开塑料袋，咬了一口煎饼馃子，含在嘴里，却不吞下去，大声说：“看见没？煎饼馃子！你没吃过吧！”

“哇！煎饼馃子！”李明风的眼睛一亮，连忙凑近小跑，吞了一口口水说：“小跑，可以让我咬一口吗？”

小跑连忙咬了好几口，嘴里塞得满满的，说：“我……已经……吃完了。”

小跑的目的达到了。他在李明风艳羡的目光中慢悠悠地往回走，像是一个刚赢了战斗的团长一样。晚上小跑拒绝再吃晚饭，他心满意足地对妈妈说：“妈妈，一个煎饼馃子已经把我吃撑了。”小跑固执地认为，只要他不吃饭，嘴里就一定还保留着煎饼馃子的味道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就连打嗝也充满香气。

吃过煎饼馃子的范小跑一夜难眠。就是在这个夜晚，范小跑认定煎饼馃子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。等以后长大了，一定要天天吃。

小跑跟李明风他们在两公里外的一所破破烂烂的小学上学，学校里的同学们都住在工业西桥两边，父母都是进城的打工者。小跑的妈妈是清洁工，也就是扫马路的，而李明风的爸妈都是捡破烂的，每天开着电三轮到处收破烂。第二天，范小跑吃过煎饼馃子的消息就经由李明风的嘴传遍了整个班级。大家都用不可思议的大眼睛看



着小跑，于是小跑走在校园里就可以高昂着头，因为他完全有理由趾高气扬。只有王宇罗对范小跑吃煎饼馃子这个突发事件表示质疑。他说：“范小跑，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你吃过煎饼馃子呢？”

“我敢打赌我吃过！”小跑有些咬牙切齿。

“谁跟你打赌？赌什么呢？”王宇罗对小跑坚定的口气不屑一顾。

小跑的语气就有些软了，“我敢打赌”本来是他的口头禅，他没想跟谁打赌，没想到王宇罗却较了真。想一想，自己也的确没啥好赌的。

此前，整个班级里只有王宇罗一个人吃过煎饼馃子。他是真正吃过，而且吃过不止一次。王宇罗总是把煎饼馃子用塑料袋包好，再用报纸在外面包一层，然后把它装在书包里带到学校来吃，班上每个人都亲眼见过王宇罗吃煎饼馃子。而小跑吃煎饼馃子时也不是没有人在场，李明风目睹了他吃煎饼馃子的事实呀！于是小跑的语气又重新变得理直气壮起来：“我当然能证明我吃过，不信你问问李明风，他亲眼看见我吃的。是吧，李明风？”

李明风是范小跑的同桌，也是他最好的朋友。在这个关键时刻，李明风当然要勇敢地站出来，当仁不让地为自己的朋友作证。他拍着胸脯说：“是啊，我亲眼看见范小跑吃的，就在我家门口。”

王宇罗哈哈大笑起来，学着大人的样子阴阳怪气地说：“你的证据不能成立。”

“为什么不能成立？”小跑急了。

“他说你吃过你就吃过？要是明天你说李明风吃过，难道他也吃过吗？”王宇罗盛气凌人。

